

2019 上海写作计划启动

在上海,共享书写经验,走出各自的“桃花源”

本报记者 张滢莹

9月2日,雨势密集,上海的气温似一日入秋。午后天色不甚明亮,位于巨鹿路上的作家书店却灯火通明,隐约传出欢声笑语。在这里,举行中的2019上海写作计划欢迎会上,11位外国作家正在向这座东方城市介绍自己,也正尝试打开感受与体验的“触须”,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刷新既有经验,融入本地生活。

这项自2008年起由上海市作协主席、作家王安忆发起的活动,至今已吸引来自36个国家的近百位作家参与其中。汇聚在这里的有新朋也有故交,许多人暂别母语,持着并不熟练的英语进行交流,而写作是他们相互通联的密码。如王安忆曾经所说:“别看这世界很喧哗,事实上,声调简单,在同一频率上进行。”这也暗合了今年上海写作计划的主题:想象共同体。在去往一个地方之前,所有的想象都是私人印象的凝结,只有真正“抵达”,无论是地理意义,还是思想意义上,共同的想象才得以展开——这并不意味着个性化思考的削减,反而是更广阔层面上丰富意蕴的展开。

“对写作者而言,不同的地理环境、思维方式、历史背景,激发作家对世界的不同感知,孕育了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,拓宽了文学创作的边界。”在上海市作协副主席、作家孙甘露的理解中,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和多元性,才使“走出自己的桃花源”更为必要。为此,写作者需要穿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迷惑带,“带着敬畏心好奇心和求知欲,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分享彼此的文学体验,携手探究人类精神的奥秘,共同营造想象共同体”。他同时表示,文学创作并非单凭想象来闭门造车,无米之炊撑不起优秀文学作品,承担人类精神文化食粮的作用,“在交流中互换生活经验,在沟通中注入彼此鲜活的动力,或许这才是文学发展的应有之义”。

今年参与写作计划的作家中,不少人是首次来到上海,他们对中国的印象,之前也多停留在媒体宣传和难窥全貌的短期停留中。墨西哥作家诺·莫拉莱斯·穆诺兹因



11位参与2019上海写作计划的外国作家与上海作家们共聚一堂,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,书写关于城市的“想象共同体”
主办方供图

受祖父影响从小喜爱读书,祖父曾珍藏着一件刻着方块字的瓷器,那件来自中国的瓷器,和方块字蕴含着的神秘魔力曾令他在同年的很长时间沉迷其中。“在中文的背后,幼小的我看到的都是他者。”坐了27个小时飞机,仍因时差而眩晕的巴西作家保罗·斯科特以往对中国的印象都来自于电影,各式电影中黄皮肤、黑头发的形象虽然某种程度上属于刻板印象,却让他一直对遥远的东方文化充满好奇心,并热切地希望在这次旅程中真正了解伟大的中国。波兰作家多罗塔·马斯·奥夫斯卡的父亲曾在中国当过水手,而她从小记得的一道中式美食,则是汤圆,这些零星记忆,让中国一词在她心里有着天然的亲切感。

尽管上海写作计划从没有明确的写作指向,但文化交流的意蕴一直流淌其中。2012年,保加利亚作家兹德拉夫科·伊蒂莫娃参加了写作计划。回国后,她将赵丽宏的诗集《天上的船》和部分散文、王安忆的小说《小饭店》以及孙未的三篇短篇

小说翻译成了保加利亚语,与保加利亚读者共同分享她对于这些作品的喜爱。作家陈村也曾在与驻市作家的交流中收到对于自己作品《象》的具细评论。四年前,俄罗斯作家图卢西娃·埃莲娜曾因中俄作家文学论坛来沪,认识了很多中国作家,也惊讶于读者对文学创作的热情,并将这种感受分享给了许多俄罗斯作家和读者。今年,她作为驻市作家再次到来,希望从日常生活中获取更多感悟和写作素材。

最有意思的,莫过于此次前来“会老友”的一位波兰作家。2016年,玛尔歌泽塔·哈密森经由上海写作计划在这里生活了两个月。深深爱上这座城市的她在回国后就开始“撺掇”丈夫搬家。今年,这一计划成为了现实,丈夫找了一份在张江的工作,她则如愿以偿,将写作现场搬到了黄浦江边。在丈夫面前,她俨然已是“老上海”,带领他走街串巷、吃喝玩乐。

“上海这一百多年的发展的历史,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地走向世界、不断地成为世界

民族之林中的一员的一段历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作家们来到上海、了解上海,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——想象共同体。”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王伟表示。在读者交流、作家对谈以及参观考察等活动之外,他也向作家发出邀约,请他们一同去安徽南部的村落实际感受田园生活,以及中国人对于诗意生活的向往。

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,驻市作家就是上海市民,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都向他们敞开,从窗畔可以听见市井声音,从街角可以闻到油锅里热腾的香味,一切细节都有待他们去探索和发掘。“大雨过后,也是与炎热夏天的告别。上海美好的秋天开始了。街边梧桐树的叶子会慢慢变黄,这些叶子随风飘落的景象非常美。”王伟说。此次作家们的住地,恰恰就在这片梧桐树密集的区域。“让我们在秋风叶落里感受季节的变化,感受这座城市的新旧交替和它的诗情画意,也可以感受上海对生活和生命的特别感悟。”

第三届《扬子江评论》奖颁奖仪式暨“70后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”举行,作家评论家热议——

当作家成为“内容提供者”,文学的意义何在?

本报记者 傅小平

新名词“内容提供者”是随着近些年IP的流行“被揭示”出来的。就像作家路内于日前在江苏南京举行的“70后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”上所说的那样,提供内容从来都是合理的存在,小说家身上天然带有这样的属性,甚至还带有提供形象的属性。但在这个名词被揭示出来之后,却有可能产生比较负面的效应,亦即小说家主动向这一属性靠拢。

路内的这一说法并非主观臆测。伴随电脑普及和网络写作兴起,年轻一代小说家更容易受到“内容提供者”属性的影响。以路内的观察,2014年以前,几乎没有一个小说家愿意承认自己单纯是内容提供者,但到了2019年,不少年轻小说家却引以为豪。由此带来的问题是,当大量文学

青年进入内容提供领域,这一趋势将对我们的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?

可以想见,如果一个文学从业者仅仅是把自己的职能降格为提供内容,文学叙述也同样可以降格以求。相比而言,像作家余华那样给小说叙述设置难度,就显得不合时宜。余华因一篇演讲《我叙述中的障碍物》获第三届《扬子江评论》奖。在这篇文章里,他以自身创作经验现身说法,他在写作过程中至少克服了三大障碍:一是,如何坐下来写作,因为写作除了一个字一个字写之外,没有别的任何方法。“写就像是人生里的经历,没有经历就构不成你的人生,不去写的话不会拥有你的作品。”二是,在写作中会陆续碰到问题,对他而言,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写好对话。“写好对话可以说

是衡量作家是否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。”此后出现的第三个障碍物,则是心理描写。“当我开始写长篇小说,也就是我小说越写越长,所写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复杂的时候,我发现心理描写是横在前面的一道鸿沟,很难跨越过去。”

余华坦言,当他的叙述跨越过这三大障碍物后,写作对他来说就变得不是那么困难了,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,就是如何去寻找叙述上更加准确、更加传神的表达方式,把想要表达的充分表现出来。他由此进一步表示,障碍物对一个小说家的叙述有着特殊的重要性。“伟大的作家永远不会绕开障碍物,甚至给自己制造障碍物,我们过去有一句话‘有条件要上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’伟大作家经常是有障碍

要上,没有障碍创造条件也要上。”

但如果一个文学从业者只是考虑为社会或市场提供内容,他或许就会绕过这些障碍,更谈不上给自己制造障碍。而为了写出更多内容来快速变现,他也多半会不断自我复制,又谈何在提高作品品质上孜孜以求?相比而言,余华并不高产,但他笑言自己并不焦虑。“我曾经在书店里看到一套《狄更斯作品全集》。狄更斯是我最喜爱的作家,但我大概也就读了他的五部书。我就想,那样一位世界闻名的作家,被人阅读的作品可能也不多。很多作家真正被人阅读的作品有两部就已经算多了,有三部那是非常了不起,大部分作家只有一部。所以,我觉得与其写那么多,不如写得少一点,写得更好一点。”(下转第6版)